

群星圖

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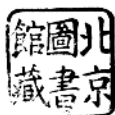
1247.4
423
71

李保祥

群星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B 502046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写唐朝诗人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以唐高宗纳母为妃，武则天淫乱宫门，韦后勾结奸夫毒死中宗等几次大事件为总背景，以初唐四杰的生平为主线，从卢照邻误乘贼船被邓王所救开始，引出卢照邻在任双戏董氏女，骆宾王访卢结头陀，阎公堂营救徐敬业，武功县巧断无头案，直到王勃文惊考试，杨炯杖杀同僚等故事。

小说寓历史性与文学性于一体。故事曲折生动，文学纯净优美，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李振宗

美术编辑：李文侠

封面设计：郭富贵

书名题字：瞿润书

群 星 图

第一部

李保祥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4毫米 1/32 32.25 印张 31.5 千字 1986年3月 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40元

ISBN 7-80505-192-5 / I · 187



李保祥，河北省邢台市人，河北民研会会员。自幼酷爱文学，20年坚持文学创作，曾发表剧本《上苑春》，电视剧本《冤家情》，小说《唐宫奇案》及故事《谁是被告》等几十篇作品；与他人合编的《郭守敬的故事》，86年已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群星图》系作者在大量查阅历史资料，广泛博采野史轶闻，继承传统文化精萃，采用传奇、言情、公案、武侠等手法，进行大胆探索和尝试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巨著。

目 录

第一回	武才人逞威后宫谈驯马 曹学士张榜天下引全书	(1)
第二回	卢照邻十岁访名师 骆宾王七龄咏佳句	(12)
第三回	讲堂内众学生献诗露才 酒宴前二公子丢人显眼	(26)
第四回	观花灯员半千冰内救人 归故土卢照邻水中遇难	(40)
第五回	识英才邓王结交布衣友 论忠义典签飞书咏史诗	(54)
第六回	卢照邻双戏董氏女 万泽梁单寻螟蛉子	(68)
第七回	游寺院论诗结头陀 闾公堂对句救赌友	(83)
第八回	游徐州骆宾王蒙冤 离宫闱武媚娘匿志	(98)
第九回	佛门内皇帝私会披缁女 禁苑中女妃巧施连环计	(110)
第十回	掘木偶唐高宗搜官 献诗文骆宾王赴任	(122)
第十一回	员半千异乡卧病榻 骆宾王武功逢奇案	(138)

第十二回	拿凶手八里铺精心划策 遇美女天津桥信口赋诗	(154)
第十三回	骆宾王东都结新友 郭元振驿馆话旧朋	(167)
第十四回	茶肆中论诗文人显丑形 白府内联句才子结良缘	(180)
第十五回	王子安无意匿凶犯 卢照邻真心托诗友	(195)
第十六回	身陷囹圄吟诗抒忠义 夜游京都投书救义友	(210)
第十七回	寄新都诗人飞笔艳情书 闾贡院才子口诵惊天文	(223)
第十八回	承皇恩进士赴任所 尽孝道杜并杀仇人	(238)
第十九回	梦圣贤子安王府注易经 赠银两宾王界亭察元凶	(252)
第二十回	王子安寓馆灭口杀逃犯 裴行俭金殿嫉贤论四杰	(266)
第二十一回	口若悬河盈川县杨炯吟诗 怒发冲冠长安城烈女报仇	(279)
第二十二回	奉旨意途中害太子 鸣不平京内救千金	(293)
第二十三回	开仓放粮员半千救难民 游街串巷骆宾王访义友	(306)
第二十四回	驿馆报信骆宾王试友 梨园赋诗宋之问献媚	(320)
第二十五回	试才对阵员半千受宠 论政进谏骆宾王遭贬	(334)

第二十六回	遵祖遗言举事讨武 同仇敌忾划策谋反	(347)
第二十七回	举匡复徐敬业造反扬州城 作檄文骆宾王才惊含元殿	(360)
第二十八回	骆宾王渡江诗赞魏思温 魏元忠监军计赚徐敬业	(373)
第二十九回	万般无奈才子出家为僧 随心所欲太后登基称帝	(387)
第三十回	王子安狱中悲作绝命诗 阎朝隐京城闹求春志赋	(400)
第三十一回	游灵隐埋名论诗 渡南海失足落水	(414)
第三十二回	益州因病求名医 山中隐居逢高士	(428)
第三十三回	太白山服丹主仆中毒 颍水旁撞轿兄弟相逢	(438)
第三十四回	遮丑行共撰三教珠英 争圣宠纷献应制诗赋	(452)
第三十五回	坠长庚李白降生蕃邦地 感诗仙老姬磨针溪水旁	(467)
第三十六回	兵变玄武门武则天退位 夜宿灵隐寺骆宾王续诗	(482)
第三十七回	恩将仇报暗害张仲之 欺世盗名计杀刘希夷	(496)
第三十八回	杜审言病离长安府 李隆基兵变玄武门	(510)
第三十九回	再次流放宋之问出丑 初露锋芒李太白做赋	(522)

第四十回 过山涧射猛虎送父.....(535)
劫法场跳酒楼救友

第一回

武才人逞威后宫谈驯马 曹学士张榜天下引全书

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
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
环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
独有青门饯，群僚帐别深！

这八句诗是唐玄宗在天宝三年为贺知章告老辞朝时所赋，当时文武百官随驾相饯，都有诗词相和，以饯太子宾客贺知章。

贺知章既不是开国元勋，也不是治国贤相安邦大将。他为何受到如此器重？因为他是当时的知名才子、集贤院学士。正如明代自号少室山人的胡应麟所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闻、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子矣。”可见唐代诗人才子

之多如天上繁星，又几人能象贺知章这样被朝廷重用，而得善终？文苑诗坛上的繁星同历朝历代许多风云人物一样，善恶皆藏其中。故而名垂千古者有之，遗臭万年者亦有之；恶鬼为凶暴者化，神仙为圣贤者传。也有那不得时运者，生前百般坎坷不遇，死后方落贤、才之名，引得多少后人嗟叹不已。还有那历代名人，生前或显或微、死后千百年竟无定论。你道是乱臣贼子，他说是治国良臣，前朝尊他为贤德清高君子，后代又骂他是沽名钓誉小人。其实那生前死后俱不得名者，更是极多无数，不过生前无人识其才，死后无人知其名罢了。

仔细想来，这万千诗坛才子好比天上群星，尽管明暗不一，稀疏不同，有时被云雾所侵，但他们在不同角落每时每刻都为文苑闪耀着自己的光辉。有一词专咏那群星。

词曰：

夜空尽赏不尽知。浩然一盘棋，疏共稀。
千群万点任君识，漫天洒，遍南北东西。
远处银河低，长庚匆匆去。月偏西，浓
云薄雾几度掩，渺茫处，难辨无数滴。

却说唐朝太宗皇帝登基以来，天下太平，四方安宁。太宗亲制律令劝农桑，轻徭税，大治天下，使大唐日益强盛，奠定了唐朝李氏三百年业基。面对年年五谷丰登，岁岁四方纳贡，太宗虽起五更熬半夜亲理朝政，从不知疲倦，只是常常为太子承乾喜声色、爱游猎、不学无术而烦恼。一日心中郁郁不乐，来到翠微宫，便有武才人接驾出迎。

这武才人名曩，乳名媚娘，乃并州文水人氏。长孙皇后病逝，太宗欲选一美女入宫；是年，武媚娘年已十四，艳姿远播，太宗遣使徵召。媚娘母亲杨氏手接敕书，肝肠痛断，涕泪交流，暗想：

女儿进宫，终生难再相见。武媚娘却谈吐自若，慰劝杨氏道：“儿得见天子称为贵人，此乃武门三生之幸也。儿此去福祿无疆，母亲不为儿道喜，却为何先自悲泣？”

武媚娘进京入宫谒见太宗，盈盈下拜，三呼万岁，从容行礼。太宗一见，果然姿色绝佳，其花容月貌果在众嫔妃之上，不饮自醉。当即下诏，册武媚娘为才人，居翠微宫。并独宠武才人，其他嫔妃渐渐远疏。

武才人今日见太宗面色不悦，便知万岁心中有烦恼之事，虽不敢多口，却是小心伺候，暗自察颜观色。

太宗靠坐在龙椅上，想承乾近来竟无长进，虑日后难以承接安邦治国的重担，不由仰首叹了口气。武才人乃是聪明之人，见此情景，便缓缓地站起身来，轻步移到太宗身边，玉手把茶盞向前移了一下道：“陛下自登基以来，除叛逆，退外患，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劳役，止游畋；抚黎民四海安乐，顺天意五谷丰登；文有魏徵、房玄龄等贤臣共议朝政，武有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将军镇守乾坤。百官忠贞，天下安定，陛下何叹之有？”太宗自来视武才人与其他嫔妃不同，便屏退了内侍、宫女，对武才人道：“爱妃不知，朕即位以来，虽经几番风波，诸事倒也如意。然近观太子不思社稷之重，只喜声色狗马，无求为人君之术，日后将治天下之大柄托付于他，朕心不安也。”武才人进言道：“若为天下计，陛下何不选一才识渊博之人，拜为太子太师，进宫教诲太子，让殿下长知识，学理政，也好继承先祖重托。”太宗在龙椅之上，仰首道：“谈何容易，堂堂太子乃是日后人主，况现已跋扈成性，若选太师严教太子，朕忧无人能当此重任也。”

武才人听太宗之言，暗赞太宗颇有远见。她走到梳妆台前，无意见铜镜内映出自己如花似玉的容貌。忽然，将眉微微一扬，回转身对太宗道：“陛下常言魏徵直言不讳，是陛下的人鉴，当今

此人德高望重，才知渊博，百官黎民、宫廷朝野无不以敬目相待，何不拜此人为太师，以教太子？”

太宗细品武才人之言，句句有理，不禁连连点头，当即传旨宣魏徵进宫，并拜为太子太师。

魏徵，表字玄成，魏州曲城人氏，早年身出贫寒，出家为道，云游天下，广结四海豪杰。李密在瓦岗寨举旗反隋，他从军掌管书檄。李密兵败后又投唐王李渊，在太子李建成帐下为谋士。他出谋划策，劝太子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怎奈李建成不纳其言，招致玄武门杀身之祸。李世民登位，爱其孤直，收至帐下，非但未加问罪，反而授职重用。数年之中升宰相，封国公，现又拜为太子太师，位极人显之至。

太子承乾乃浪荡之徒，平日无心于学，怎奈近来魏徵盘科甚紧，且惧太宗之威，只得将游玩之心暂行收敛，每日无心于学也作些读书的样子，以应门面。

一日，正逢秋高气爽之时，太宗散了早朝，便同魏徵来至翠微宫，盘问过承乾的学业后，见有了许多长进，心中十分高兴，随即喜形于色，谈笑风生，同魏徵将古喻今，有意教诲承乾为君之术；魏徵身体虽有不爽，和太宗论起天下兴亡，却也驱走了病魔；承乾在旁却心不在焉，又怕废了太子之位，只是唯唯肃立；武才人在旁静听谈论，不插一言，只是让宫女勤换香茶。太宗忆起自己少年时雄心壮举，感慨万分，他言语中多有教诲太子之意，道：“人君似舟，庶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矣。民众养社稷，社稷养人君，故人看祸福多在内而不在外，皆由己为所致。为人君者，应知民意，察民情，轻徭役，增收节支，可使民富国强，社稷安如磐石。不然嗜欲太盛，破费库银，重徭酷役，则如割肢充饥，腹饱而命毙矣。”

正说间，一内侍进宫奏道：“英国公李勣求见圣驾，在宫门候旨。”太宗道：“宣李卿进宫。”少时，李勣进翠微宫，行三拜九叩之

礼毕，奏道：“臣李勣启奏万岁，突厥可汗遣使进贡千里驹一匹，名唤‘狮子骢’，今在宫外候旨。”太宗自幼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听进贡一宝马，十分高兴，对那内侍道：“传朕旨意：突厥使者且到驿馆安歇候宣，速将千里驹献上，朕亲观之。”

内侍将狮子骢牵进宫来，太宗及众人齐称：“好马！”只见那马高八尺开外，长一丈有余，虽膘满肉肥，毛却有三寸多长，浑身上下均呈褐色，并无半根杂毛。八寸多长的马鬃分左右围着马项，垂到脯前，远看真如狮子一般。那狮子骢一进宫内，仰首长嘶，咆哮如雷，前腾后踢，性烈异常，大有腾空入海之势。后人有诗单赞这狮子骢，诗曰：

胡儿性野马性烈，咆哮嘶鸣久不歇，
四蹄欲登含元殿，昂首冲破千障叠。

李勣道：“此马登山渡水如踏平地，飞奔如腾云驾雾，足可日行千里。臣随万岁奔驰沙场十余载，此等好马乃首次眼见；只是此马性情生烈，恐难降服矣。”太宗背剪双手，出神地看着狮子骢道：“此马不愧为千里驹也。性虽烈尚可治服。”他有意考问承乾，道：“朕若将狮子骢交于皇儿，汝何以将它驯服？”

承乾支吾了许久，道：“儿臣不曾学过驯马，尚无治驯之术。父皇若让儿臣学半年驯马之术，儿臣方知如何治服。”太宗听了大失所望，摇头不悦；魏徵、李勣更知承乾无能，只是不能明言，武才人在旁不禁哑然失笑。太宗对武才人戏道：“爱妃失笑，莫非汝能驯服此马？”

武才人信口答道：“只要陛下赐妾三样器物，休说是这小小烈马，不管是何生灵，管叫它们即刻降服。”

魏徵和李勣在旁，不由心中微微一惊。太宗不以为然，问道：“不知要哪三样器物？”

武才人道：“铁鞭、铁槌、匕首。”

太宗又问道：“要此物何用？”

武才人指着狮子骢道：“若骑它不服先用铁鞭打它，叫它听驯就范；若不服时再用铁槌击其头；再不听话就范，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何惧它性烈不听驯服。”

承乾以为有什么绝妙办法，听武才人说罢，心中冷笑，太宗亦朗朗大笑道：“顽童之见。”魏徵和李勣吃惊不小，二人互看一眼，都未说出口来。魏徵忆起以往后宫所传，早闻武才人不似一般嫔妃，其人心狠手毒，颇有心机。今日谈驯马虽是戏言，想起太宗对她的宠爱和太子无能，忧心倍增，肝胆皆怵。恰遇一阵冷风吹过，魏徵不由打了个寒战。面色虽是微变，也被武才人看在眼里，便低头对太宗道：“魏太师年迈体弱，适才一阵秋风身便发抖，请陛下降旨太师回府安歇。”太宗看魏徵面色憔悴，确有病态，便慰道：“太师终日操劳朝政，倍加辛苦，今已年迈，应以保重身体为重，能否在宫内陪朕，请自便。”魏徵听言，起身谢恩告退。

谁知自此之后，魏徵竟抱病在身，后来病卧在床，难以行动，虽经太医诊视终无奏效，于次年春一命归天。

太宗闻噩耗，口惊目呆，直愣愣地坐在龙椅之上，魏徵生前勋绩在眼前历历出现，不由泪水夺眶而出。当即命内侍备下祭礼，亲自过府吊唁，并颁旨罢朝五日，为太师治丧。

殡葬之时，碍于人君之尊，太宗未亲自送葬，然心中不忍，随在宫内挥泪为魏徵做碑文一篇。

文曰：闾阖总金駮，上林移玉辇；
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
惨日映峰沈，愁云随盖转；
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
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

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魏徵丧事毕后，鸿胪寺卿上殿详奏魏太师丧事料理经过，满朝文武无不悲伤落泪。鸿胪寺卿奏道：“与太师净面更换寿衣时，太师贴身有一密封奏札，今呈于万岁。”

太宗命内侍呈上，亲自启封，伏在龙案上仔细观看，只见那字迹苍劲秀丽，工工整整，皆系魏徵手笔，奏札上写道：

“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憎爱，憎者唯见其爱，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无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

自此以下，字迹模糊不清，太宗思虑，想必是魏徵在怀内揣藏日久，被汗水所渗，因之难以辨认，遂对满朝文武道：“魏太师可谓千古社稷之臣，助朕兴国安邦，丹心可照青史。以镜为鉴可整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亡，以人为鉴可知过失。太师之逝，使朕失去一鉴矣。太师临终，怀揣一遗表，言之中听，乃为臣进忠之道。众卿可将此书之于笏，以常思为国邦兴衰，直谏君王之重任。众爱卿以魏太师为表率，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矣。”言罢，太宗含泪把遗表当殿宣读，众文武恭敬细听，纷纷书于笏上。

早朝散后，太宗回到翠微宫，坐下之后再次细看遗书，他拿起奏札，轻轻甩掉上面泪珠，无意中发现遗表背后有几行蝇头般正楷小字。太宗细看原是一首五言诗并序一篇，只是字迹影影绰绰，模模糊糊，不太清晰，依稀可辨的几个字，断断续续是：序曰：

臣夜观……因女……篡位……白虹贯日之状……社稷危……
重难临朝……已隐宫中。

诗句也模糊不全，只见有下面几个字：

……艰…， ……，
……女宠， ……察……。
……虑……后， ……纲纪，
恕……直言， 惶恐奏圣帝。

太宗平日最关心的，乃是大唐江山能否千朝万代的流传下去；最担忧的是后代子孙能否体谅前辈先人开业之艰辛，而精心治国；最不放心的承乾不学无术，只喜声色而不学理政，日后难操国家巨柄。今观魏徵遗诗数字正好打中他的心病，不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定是魏徵任太师之时，察出宫内隐弊之事，因疾不能进宫直谏而书于奏札之上，可惜天长日久难以辨认，不知所言何事。待朕暗中留意，细细清查隐患。”

太宗正在思虑，忽听有沙沙脚步之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武才人用玉手捧来一碗人参汤。太宗从容地用笔将奏札背后字迹涂掉，推到案角处。武才人将参汤放在太宗面前，见太宗泪痕斑斑，长叹不已，知道又在思念魏徵，便婉言劝慰。

自此，太宗处处留心，事事用神，并未发觉后宫有何异况。恰好有人奸告太子承乾谋逆不轨，密陈荆部，太宗闻奏即敕长孙无忌、李勣等人同大理寺同查共鞫，果有其实。于是便废承乾为庶人，囚禁右领军府之中。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拜肖瑀为太子太师。李勣为太子詹事。原东宫内宫娥彩女，一律迁放出宫。

承乾废立，太宗心神稍安。一日散朝之时，从文班官员中走出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臣，声言有本启奏，太宗一看是老臣曹宪，便道：“老贤卿如此高龄，行动不便，今后可免参见之礼。”曹宪道：“不君不臣非吾儒家之为，臣断难奉旨。”说着又深施一礼。

太宗赞道：“圣人之后，皆重礼义，老贤卿有何本奏？”曹宪道：“臣今已九十有三，体弱力衰，听视不敏，蒙万岁错爱，愧为弘

文馆学士，实难负圣上重托。风前残烛别无他求，望万岁放臣还山告终，臣感恩不尽矣。臣有辞表呈上。”太宗深知曹宪知识渊博，乃文字之师，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比，本不忍让其离京。但看了辞表中言语恳切，况又九旬高龄，实是老态龙钟。沉思片刻，乃遣使就江都其家，拜为朝散大夫，封禄三百户，以养终生。

曹宪表字杜卫，乃扬州江都人氏，曾任隋朝秘书学士，知识渊博，常聚众讲授。上至公卿，下至庶民，门生众多。今日曹宪离京归心似箭，带了几名家人和十余名不愿求仕的门生，晓行夜宿。这日，来到扬州地界，车马正在前行，忽见前面大道上尘土飞扬，几匹奔腾骏马带着滚滚的尘土迎面驰来。看看将近，为首的一位道：“前面车马可是弘文馆学士曹老先生荣归？”曹宪在车上道：“然也。”

那为首的一听，向后一招手，众人滚下马鞍，跪在大路中间。为首的道：“弟子公孙罗等叩见老恩师。”曹宪端坐车中，以手撩开帘幕对公孙罗道：“贤契免礼。”公孙罗起身打拱道：“老恩师衣锦荣归，弟子有失远迎，望恕怠慢之罪。”

曹宪摆手对公孙罗道：“将坐骑交于他人，上车与为师同叙别情。”公孙罗将马匹交给一同来之人，道：“文福，策马速去报于师兄。”公孙罗见文福乘马返回，手扶车辕纵身坐到车上，要过驭手的鞭子驱车而行。

曹宪在车内等了片刻，不见公孙罗进入车内，撩帘一看，见公孙罗驱车，便对他道：“贤契将鞭子交与驭公，同入车内与老夫以话别情。”公孙罗仍坐于车辕之上，回首对曹宪道：“弟子何德，怎敢与恩师平坐？恩师若不嫌弃，弟子为您率马坠镫，驱车拉纤亦觉有幸。”说着将鞭一摇，驾着轿车飞奔起来。曹宪道：“贤契为何如此急速驱车？”公孙罗回道：“恩师不知，吾师兄李善在江都修建一座教馆，盼恩师早日荣归，师徒共聚以享天伦之乐。近闻恩